

《絕妙好詞》的重塑與經典化

張燕珠*

一. 引言

《絕妙好詞》是南宋末遺民周密（1232-1298）編選的一部南宋詞集，在元明兩代寂寂無聞，卻在清初、中期多次重刻並廣泛流傳，影響了有清一代的詞壇。清初錢謙益（1582-1664）絳雲樓藏有鈔本，後歸錢曾（1629-1701）述古堂所有，因此，錢曾所藏的元鈔本和明末毛晉（1599-1659）汲古閣藏精鈔本為世人所知悉。¹ 康熙二十三年（1684），錢曾族婿柯煜（1666-1736）將錢曾所藏的元鈔本過錄一部，並與其叔父柯崇樸及兄弟輩共同校訂，於次年刊行，《絕妙好詞》自始有刻本流傳於世。康熙三十七年（1698），錢塘高士奇（1644-1703）清吟堂又據柯氏小幔亭原版印行。柯氏刻本前後兩次重印，但傳本不多。直到雍正三年（1725），項綱羣玉書堂刻本推出以後，《絕妙好詞》才盛行於世。乾隆年間，查為仁（1695-1749）、厲鶚（1692-1752）共同為此書作箋。書成後，查氏澹平書屋於乾隆十五年（1750）刊行，題作《絕妙好詞箋》，再將詠物詞推向詞壇，再次將詞壇推上雅正一路，貼近南宋諸名家，有機地完善浙西詞派的雅正理論，強化宋詞選本在當下的復雅價值和功能。《絕妙好詞》是南宋的重要詞選本，編選家和作者的特殊身分、詠物詞的淨化作用與雅化的詞風與浙西詞派的主張一致。因此，厲鶚願意放棄赴京應考也要箋注《絕妙好詞》，其與浙西詞派的昌盛密不可分，由此影響了有清一代的詞壇，文人羣起和之並加入浙西詞派的大本營。

近年學界著重以接受的角度來看《絕妙好詞》典範對清人的影響，如鄭海濤〈《絕妙好詞》在清代詞壇的接受〉，² 或從詞學的角度探討《絕妙好詞》選詞和審美標準，如程磊〈論《絕妙好詞》的選詞標準與審美取向〉，³ 或研究《絕妙好詞》的箋注，如李桂芹〈論《絕妙好詞箋》的典範意義〉，⁴ 而較少以經典化角度論析查為仁、厲鶚以箋注批評方式重塑《絕妙好詞》的現實意義。厲鶚作為浙西詞派中期巨匠，將流派詞祖

* 張燕珠，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講師。

1. 劉揚忠〈絕妙好詞注評·前言〉，載周密選編，劉揚忠、蘇利海注評：《絕妙好詞注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4。

2. 鄭海濤〈《絕妙好詞》在清代詞壇的接受〉，《西華師範大學學報》（2009年1月），頁49-54。

3. 程磊〈論《絕妙好詞》的選詞標準與審美取向〉，《欽州學院學報》第28卷第1期（2013年1月），頁25-28。

4. 李桂芹〈論《絕妙好詞箋》的典範意義〉，《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第43卷第5期（2015年9月），頁655-660。

推演至其同鄉周邦彥（1056-1121）身上，並延續朱彝尊（1629-1709）和汪森（1653-1726）所推崇的姜夔（1155-1221）和張炎（1248-1320？）詞，加上流派往往以南宋詞選本為旗幟，如朱彝尊時代的《樂府補題》。因此，厲鶚以箋注方式為《絕妙好詞》作箋，繼續宣揚流派的雅正理論或思想，全力將《絕妙好詞》經典化，並由此將流派推向頂盛期。

二. 《絕妙好詞》概述

《絕妙好詞》七卷是周密晚年所輯，成書於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專收南宋詞人的作品，共132家，錄詞384首。全書以人編次，按作者時代先後排列，始自張孝祥（1132-1169）而終於仇遠（1247-1326），「去取之間謹嚴」。⁵ 周密按照自己一套選詞的旨趣決定入選詞家和其詞作的數量，自選作品達22首，是最多的一位，選詞十首以上的有吳文英（1200-1260）（十六首）、姜夔（十三首）、李萊老（十三首）、李彭老（十二首）、盧祖皋（1174？-1224）（十一首）、史達祖（1163-1220？）（十首）與王沂孫（1230？-1291？）（十首）七家。舉世公認的南宋大詞家辛棄疾（1140-1207）只選了三首詞，對於同時期詞風相近的蔣捷（1245？-1305？）竟然未錄一首。以下概述首三位詞人的生平事跡及入選作品類別，藉此論析周密選詞準則。

周密，字公謹，濟南人，寓居浙江湖州，復居錢唐，寶祐間為義烏令，自號草窗，又號弁陽嘯翁。著有《蕢洲漁笛譜》等。周密自選作品題材多樣，或是詠物類如〈法曲獻仙音·弔雪香亭梅〉，或是酬答友人類如〈三姝媚·送聖與還越〉、〈高陽臺·送陳君衡被召〉、〈慶宮春·送趙元父過吳〉等，或是賦《樂府補題》調如〈水龍吟·白荷〉。《絕妙好詞箋》往往能徵引文獻作為補充資料，如在〈水龍吟·白荷〉中，徵引《樂府補題》作為背景資料，「宛委山房賦龍涎香，調天香；浮翠山房賦白蓮，調水龍吟；紫雲山旁賦蓴，調摸魚兒；餘閒書院賦蟬，調齊天樂；天柱山房賦蟹，調桂枝香。唱和者為玉笥王沂孫聖與、蕢洲周密公謹、天桂王易簡理得、友竹馮應瑞父、瑤翠唐藝孫英、紫雲呂同老和父、簞房李彭老商隱、宛委陳恕可行之、菊山唐珙玉潛、月洲趙汝鈞真啣、五松李居仁師呂、玉田張炎叔夏、山村仇遠仁近，皆宋遺民也。按陳恕可別本作練非，陳旅安雅堂集，有陳行之墓志云：會稽陳恕可，古靈先生述古之後，有《樂府補題》一卷，其為姓陳無疑」，⁶ 清楚交代《樂府補題》五調五題的細節及唱和者的身分，基本上圍繞原文展開資料作補充。

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浙江四明人。著有《夢窗甲乙丙丁藁》等。其入選作品或是詠物類如〈高陽臺·落梅〉、〈西江月·青梅枝上晚花〉，或是酬答友人類如〈八聲甘州·陪庾幕諸公秋登靈巖〉、〈聲聲慢·閨重九飲郭園〉等，或是感懷類如〈三姝媚·過都城舊居有感〉，堪稱詠物詞的典範。

5. 梁啟超《曼珠室詞論》，見《曼珠室隨筆》，載張璋、職承讓、張驊、張博寧編纂：《歷代詞話續編》（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頁595。

6. 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臺北：世界書局，2010年），頁106-107。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江西鄱陽人。其入選作品有其代表作如〈暗香〉（舊時月色）、〈疏影〉（苔枝綴玉）、〈揚州慢〉（淮左名都）等，或是詠物類如〈念奴嬌·吳興荷花〉、〈小重山·湘梅〉、〈惜紅衣·吳興荷花〉，或是賦《樂府補題》調如〈齊天樂·蟋蟀〉，彰顯其醇雅的詞格。

李萊老，字周隱，號秋崖。其入選作品有是詠物類如〈高陽臺·落梅〉，或是酬答友人類如〈惜紅衣·寄弁陽翁〉、〈青玉案·草窗詞卷〉、〈臺城路·寄弁陽翁〉等，顯現遺民唱和的雅致。

綜上所錄，周密的詞學審美標準大抵與其詞風相互緊扣，喜作騷雅、清空、婉約和典麗之詞，反映當時的審美風尚，故此入選作品多以趣味相近的詞風為主，而且，他們是互相有往來的詞友，部分人在西湖吟社同遊，一起唱和《樂府補題》，形成一個詞人羣體。但另一方面，他沒有排斥與自己詞風不同的作品如辛棄疾、陸游（1125-1210）、陳亮（1143-1194）等豪放詞人。雖然他們入選的數量不及婉約詞家的多，但仍抓緊符合自己清空騷雅的審美情趣，如辛棄疾〈摸魚兒〉（更能消）及陳亮〈水龍吟〉（鬧花深處層樓）就是《樂府補題》調，又如辛棄疾〈瑞鶴仙·梅〉（雁霜寒透幕）及陸游〈朝中措·梅〉（幽姿不入少年場）也是詠梅作品，明顯地整合詠物詞，為詠物詞大家重新建立關係圖譜，顯示自己獨特的選詞標準，在稍有偏頗及主觀成分中仍能保持獨有的編選特色，是宋代詞選本中較高水平的範本，也是斷代詞選本的典範，起存人存詞的作用，揭示宋人選當代詞的旨趣，詞家詞作與詞選本之間形成新的發展趨勢，就是周密以詞家又以編選家的審美眼光，改變了詞選本的錄選與不錄選的準則。

在中國古代目錄學上，選本屬於總集類，與別集相對應。《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標示選本的功能與價值，「文籍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⁷ 一是將散亂的作品歸一，二是選菁汰蕪的手段。

明清兩代文人熱衷討論選詞與詞選的現況，稱編選者為「選者」或「選家」。明代俞彥論析選詞之難，「選《草堂》詞，亦如《昭明文選》，但入選面目都相似，不入者非無佳詞，便覺有俚氣」，⁸ 在選與汰之間沒有好與不好的區別。他由此提出「非惟作者難，選者亦難耳」，⁹ 將作者與選者的地位等同。清初沈雄認為詞選編排不必拘泥於一格，「選一家詞，而以小令始，以長調終者，非通論也」，¹⁰ 況且很難符合選家的旨趣，「既不得各人面目，復不合選家旨趣，一成變體，殊為恨事」。¹¹ 胡應宸在編選明詞時，曾論述詩選與詞選同樣不可以輕率為之，「采選之難，自古為然」，¹² 在去與取

7.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六·集部三十九，頁2598。

8. 俞彥《愛園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401。

9. 同上註。

10. 沈雄《柳塘詞話》卷二，載屈興國編：《詞話叢編二編》（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521。

11. 同上註。

12. 胡應宸〈《蘭皋明詞匯選》序〉，載顧璟芳、李葵生、胡應宸編選，曾昭岷審訂，王兆鵬校點：《蘭皋明

之間，他認為選詞難於捨去作品，「大抵詞不難於取而難於去，不難於多而難於少，去斯精，少斯當，此余輩彙選之意也」。¹³ 由此可見，編選家在選錄作品的同時，需要決定淘汰某些作品，至於錄與不錄作品也沒有一定的標準或好壞，只是由編選家主導選本的質量和數量而已。

三. 《絕妙好詞》多次刊刻概觀

《絕妙好詞》一直與歷史並存，但在元明兩代寂寂無聞，清初詞壇中人也一直正面評價它並刊刻了數次，惜未能引起文人的關注，終以查為仁、厲鶚合箋《絕妙好詞》才引起詞壇的注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簡明扼要介紹了《絕妙好詞》的產生背景、編者、箋者等資料，高度評價此書「去取謹嚴」及「於詞選中最高善本」，¹⁴ 在同類型詞選本中屬上乘之作。及後，讚賞查、厲作箋疏通有功，能詳細交代作者的籍貫出處，「或因詞而考證其本事，或因人而附載其佚聞，以及諸家評論之語，與其人之名篇秀句，不見於此集者，咸附錄之」，¹⁵ 頗便於省覽。宋詞多不標舉詞題，故讀者無從知曉其事，如陸淞（1109-1182）〈瑞鶴仙〉、韓元吉（1118-1187）〈水龍吟〉、辛棄疾〈祝英台近〉、尹煥〈唐多令〉、楊恢〈二郎神〉等，非要參考其他書籍才可以知道其原委不可。因此，查、厲是從讀者的角度考量箋注，從學者的理解、文本的傳播與讀者的接受上，揭示其疏通箋注的重要地位，遂廣為人知而大受歡迎。周密著有《癸辛雜識》等書，厲鶚著有《遼史拾遺》、《詩餘紀事》等書，而查為仁是康熙五十年（1711）的舉人，學識豐富，顯示此集屬學人的詞選本，是詞家不可不備的詞學書籍和知識補給點，是當時詞壇認識宋詞的權力來源，提供了討論宋詞人思維模式的空間。

康熙二十四年（1685），《絕妙好詞》第一次在詞壇出現。柯煜早已為《絕妙好詞》作序，說明南宋諸詞家創作背景，借西湖之景及尊前之意，抒寫國破家亡及黍離之感，「文弦鼓其淒調，玉笛發其哀思。亦有登山臨水，勝情與豪素爭飛；惜別懷人，秀句共郵筒俱遠」，¹⁶ 詠物中的諷刺寓意寄託深刻，有待重光。周密編選此書選汰恰好，五百年後再度復出，在風雅衰敗之際，給予正面的指導作用，以姜夔詞為宗、史達祖詞為法，得此書如獲璧玉，「從此光華不沒，風景常新。非惟一日之賞心，允矣千秋之勝事」，¹⁷ 是值得細嚼的作品。大抵柯煜想藉《絕妙好詞》的重刻為康熙詞壇注入一股風雅之氣，回歸周密的審美旨趣，意圖復歸南宋騷雅清空的詞風。另外，述古堂錢曾也為《絕妙好詞》作題詞，從編選角度讚賞此書的編輯方針，能指導後世如何編輯選詞本。

詞匯選》（附：《蘭皋詩餘近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3。

13. 同上註，頁4。

14. 永瑤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絕妙詞箋七卷》，載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臺北：世界書局，2010年），頁3。

15. 同上註。

16. 柯煜〈原序〉，載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臺北：世界書局，2010年），頁1。

17. 同上註。

選詞上，「其選錄精允，清言秀句，層見疊出，誠詞家之南董也」，¹⁸ 去取恰好；編排上，總目錄之後又有次目錄；校訂作者上，姓氏下方標明其出處籍貫居處。更重要的是，大半入選詞人多未傳世，可讀性甚高。

康熙三十七年（1698），《絕妙好詞》第二次在詞壇出現。高士奇清吟堂根據柯煜原版再度刊刻《絕妙好詞》並為此作序，再次交代此書編者、鈔本錄者、復刻經過等基本資料，特意褒揚周密「博雅名東南，所作音節淒清，情寄深遠，非徒以綺麗勝者」，¹⁹ 每以別有寄託而非只徒綺麗之詞見稱，故此編選此書精確，讓後世一窺宋人選宋詞之原貌。宋人選宋詞早已有之，如曾慥《樂府雅詞》，趙粹夫《陽春白雪》，以及《謫仙》、《蘭畹》諸集，惜皆名存書佚。《絕妙好詞》刊本是述古堂的錢曾秘藏鈔本，柯煜與其叔父柯崇樸等人考校補缺而繕刻傳世。高士奇據柯煜原版復刻《絕妙好詞》，「夫古書顯晦，各有其時，皇上聖學淵奧，凡經史子集以及類說稗乘，罔不搜討，宋元舊本，漸已畢出，彼曾趙諸集，又豈無搜廢篋而弃之者，是書之出，其嚆矢夫」，²⁰ 是配合朝廷搜羅和保存宋元舊本，並有意將宋人如周密博雅之思傳播開去，倡導世人作詞以寄情深遠為要旨，復歸南宋雅詞，而非只徒綺麗之藝術形式美而已。惟康熙年間詞壇瀰漫著《樂府補題》的風尚，詞人多陶醉於擬補題之風，從而減低《絕妙好詞》的影響，削弱其存在的價值。

四. 《絕妙好詞箋》重構雅正論

康熙年間，《絕妙好詞》的影響力不如《樂府補題》，但浙西詞派與其淵源甚深，朱彝尊與厲鶚先後為不同刻本作跋文及箋注。朱彝尊在編選《詞綜》時，未能搜得《絕妙好詞》一書，「以為軼不傳」，²¹ 故此，沒有此書的考據資料，但後來柯煜從錢曾家得抄本，遂鏤版傳世，並為《絕妙好詞》寫跋文。朱彝尊將《絕妙好詞》與《草堂詩餘》對舉，「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²² 帶出雅與俗的宋詞選本的分野與優次。雖然《絕妙好詞》離他所倡議的醇雅標準仍隔一層，但也不失為多俊語作品，同時稱頌周密的詞作與陳允平、王沂孫及張炎詞並駕齊驅，惜卷七仇遠詞殘缺不存，特意勾勒南宋諸名家詞的一脈相承，有助推動浙西詞派標舉南宋雅詞的思想。汪森在補《詞綜》時，說明了補遺詞人詞作的經過。因柯煜攜《絕妙好詞》與其討論，「共補人百二十有二，補詞三百六十餘首，裒然可觀矣」，²³ 足見汪森對《絕妙好詞》的重視，也相信現存的版本的真確性。王初桐

18. 錢曾〈錢氏述古堂藏書題詞〉，載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頁2。

19. 高士奇〈高士奇序〉，載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頁1-2。

20. 同上註

21. 王初桐《小嫻嫻詞話》卷之二，載屈興國編：《詞話叢編二編》（第二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054。

22.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臺北：世界書局，1970年），頁522。

23. 汪森〈《詞綜》補遺後序〉，載朱彝尊、汪森編：《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5。此事跡也見於汪森的《小方壺文鈔》。見《小方壺文鈔》卷二，載《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

(1729-1821)也曾為朱彝尊辯護，除了簡明概括《絕妙好詞》的作者和詞作外，還解釋《詞綜》沒有收錄《絕妙好詞》選詞的原因，輾轉間朱彝尊從柯崇樸處取得遂有《詞綜》補遺，認同朱彝尊對《絕妙好詞》的評價最為公允，「大抵南渡詞人之盛，略具於此」，²⁴ 指出《絕妙好詞》是南宋詞的標誌，顯示《絕妙好詞》變成了雅化的話語。雅的趣味根源於宋士大夫理學的追求及社會重文輕武的背景，「宋有俳詞、謔詞，不涉俳、謔，乃謂之『雅』。此種風尚成於南宋」。²⁵ 到了宋室南渡以後，文人越加熱烈討論雅，遂成為當前的風尚，以此逃離南宋偏安不可挽回的現實。因此，南宋相繼出現以雅詞為名的總集和別集，諸如《樂府雅詞》、《復雅歌詞》、《紫微雅詞》等，俱以雅為旨趣，並不是柔弱頹靡之風可以比擬的，反映南宋詞風趨雅的轉變，又通過雅這個大前提作為篩選、系統化詞風的技藝和實踐，將詞學推向高峰。浙西詞派重推《絕妙好詞》，目的就在於重塑經典詞集，有力宣揚流派的復雅之聲，完成張炎所倡導的正聲之路。張炎著《詞源》是因為「嗟古音之寥寥，慮雅詞之落落」，²⁶ 力圖從音樂與文學方面帶出雅正與清空的詞學思想，標舉學習姜夔的騷雅詞，以此總結宋代的詞學。浙西詞派領袖卻視之為當前詞壇的開端，大力標舉雅正的旗幟，即純正雅典的思想。《詞綜》補遺詞作，說明朱、汪的選詞旨趣與周密一脈相承，標誌著從南宋人選宋詞到當代人選宋詞的選本都是重歸雅正的事實，但此舉同時遮蔽了兩代編選家以為俗的詞。這說明詞選本、編選家及詞選的關係往往是相互緊扣在一起。以周密所輯的《絕妙好詞》為例，編選家所選錄的詞成為復雅的話語，由此規範化復雅的選本模式。

〈《絕妙好詞》紀事〉記載了此書由錢氏鈔本到柯氏刻本的成書原因和經過，說明重刻此書不易。何焯(1661-1722)在《讀書敏求記》的跋文中說，錢謙益絳雲樓未被燒毀前，曾藏書三千九百多部，有六部是宋版元鈔本，述古堂的錢曾輾轉間得《絕妙好詞》，而朱彝尊得之也不易。²⁷ 述古堂的錢曾是著名的藏書家、版本學家，故藏有元鈔本周密所輯的《絕妙好詞》，而朱彝尊當時是翰林院檢討，得悉此事而與錢曾相會秦淮河，後補遺《詞綜》，再三校訂求證，將唐宋词選本「復歸于正」，²⁸ 然後鏤刻行世。補遺一事與汪森所述的一樣。

康熙六十一年(1722)，厲鶚也曾為舊刻本寫跋文，其用意與朱彝尊的相近。從雅俗詞選本的角度，揭示詞選家的雅俗觀念與選本之間的關係相互滲透，《陽春白雪集》及《絕妙詞選》已屬可觀之選，「但所取不甚精一」，²⁹ 相反《絕妙好詞》的編選深得詞的精粹，是雅的代表。及後，將它與《草堂詩餘》對舉，「則是書在元時已為難得，

代詩文集彙編》(18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438。

24. 王初桐《小嫻詞話》卷之二，見屈興國編：《詞話叢編二編》(第二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054。

25. 陳匪石《聲執》，載《宋詞舉》(南京：金陸書畫社，1983年)，頁154。

26. 張炎《詞源》，載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55。

27. 何焯〈《絕妙好詞》紀事〉，載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頁2。

28. 同上註。

29. 厲鶚〈《絕妙好詞》題跋〉，載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頁2。

有明三百年，樂府家未曾見其隻字，徒奉沈氏《草堂》選為金科玉律，無怪乎雅道之振也」，³⁰ 因《絕妙好詞》曾在明代失傳，造成俗詞選本《草堂詩餘》大行其道，繼而導致雅詞不振，也間接道出明代詞學不振與《草堂詩餘》盛行有關。簡言之，朱、厲的跋文能揭示浙西詞派復雅的實踐意義，或是通過抬高《絕妙好詞》來曲線張揚流派雅正的詞學思想，從中行使兩部宋代詞選本賦予他們全部權利的權力，褒揚《絕妙好詞》及貶抑《草堂詩餘》。《絕妙好詞》非連續性在詞壇出現，一如浙西詞派所倡導的復雅主張，都是被歷史長期遺忘的或處於邊緣的雅正話語。因此，復刻《絕妙好詞》就是將詞壇帶回雅正一途，將雅正放在詞的本體位置上，反對雅俗對立並存的詞選本現象，而是要將俗詞的代表《草堂詩餘》驅逐到詞壇的邊陲位置。更重要的是，以南宋周密的經典地位延伸浙西詞派的雅正觀念，朱、厲穿透著詞學知識和權力的控制策略，以學人選宋詞的觀念取代書坊選宋詞的觀念，從中典律《詞綜》的價值和意義。

經典概念的形成本是要經過一個漫長的演進過程，指後人從現實意義上仔細檢視、閱讀、鑒別和確定遠古時代經典作家的作品，為經典化的方式與過程提供了充分的先決條件，將後人眼中的經典概念合理化和經典化。³¹ 於此，出現了經典、經典作家、經典作品、經典文學等不同概念，但它們的形成、發展和變化也要經過一個漫長的演進歷程。在不同文藝領域裡有不同的經典作品，以《絕妙好詞》為例，就是浙西詞派領袖要世人重讀的作品，在不斷推崇、增補遺詞和寫跋文的過程中，建立了其經典的詞學地位。T.S. 艾略特（1888-1965）認為經典作品只是在事後歷史的視角才被看作是經典作品，他指出文學經典的兩個特質，一是它曾在歷史中出現過，二是它從後人的視角發掘其價值。這個價值可能是過去的歷史意義，也可能是當時的實際意義。³² 在他看來，經典的出現主要是從讀者的角度帶出經典對讀者的接受與意義，或是從歷史的角度帶出經典對時代的影響與意義，或是從傳承的角度帶出經典是可持續發展的。

柯煜刻本先後在康熙年間兩次重印，但傳本不多。直到雍正三年（1725），項綱羣玉書堂刊本推出以後，《絕妙好詞》才盛行於世。項綱在《重刻〈絕妙好詞〉序》中同樣盛讚周密的編選眼光獨到，「草窗所輯，悉皆南渡以後諸賢，裁鑿尤為精審」，³³ 宋人選宋詞早已有之，如《樂府雅詞》、《絕妙詞選》、《花庵詞選》等詞選本，但周密精審裁別嚴謹，又標舉柯煜鈔本能標示作者出處里第，不致作者逸事散佚，兩度重刻意義深遠，惜傳本不多。項綱羣有意重刻此書，是補綴仇遠詞的缺漏，回應朱彝尊慨道「第七卷仇仁近詞殘闕，目亦无存，可惜也」，³⁴ 第三度重刻此書的意義更為重大，使此書更為完備。

30. 同上註。

31. 劉象愚〈影響的焦慮·總序（二）〉，載哈羅德·布魯姆著，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4-5。

32.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李桂蜜譯〈為甚麼讀經典？〉，載《為甚麼讀經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001-009。

33. 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684-685。

34.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臺北：世界書局，1970年），頁522。

乾隆年間，查為仁、厲鶚合箋《絕妙好詞》，徵引文獻注本事。書成後，查氏澹平書屋於乾隆十五年（1750）刊行，題作《絕妙好詞箋》，及後此書之盛名不脛而走。箋是注釋的文字，著名的有鄭玄（127-200）的《毛詩箋》。〈《絕妙好詞》紀事〉記述厲鶚性孤但博覽羣書，尤熟諳宋元史事。³⁵ 厲鶚早已是揚州馬曰瑄（1687-1755）兄弟小玲瓏山館的座上客，坐館三十年，館內多藏舊書善本而能博古通今，閒時鑒賞古器名畫，故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極為詳洽，今皆錄入」。³⁶ 厲鶚某次途經天津得查為仁挽留，放棄赴京應考，客居查氏水西莊數月，並合箋《絕妙好詞》。查為仁除了家富藏書甚豐外，也是學識淵博的有識之士，「津門查君蓮坡研精《風》、《雅》，耽玩倚聲，披閱之暇，隨筆笥記，輯有《詩餘紀事》如干卷，於是編尤所留意，特為之箋」。³⁷ 可見，厲鶚憑藉個人人才華而周旋於當時的名士查氏和馬氏之中，尤以熟諳宋元史事而得以邀請共箋注宋詞選本，是宋元史事的權威。

厲鶚肯定《絕妙好詞》的宋詞選本地位，認為《絕妙好詞》編選精粹，是詞家的典範。錄選入《絕妙好詞》的作者大多是名不經傳的詞人，「夫士生隱約，不得樹立功業，炳煥天壤，僅以詞章垂稱後世，而姓字猶在若滅若沒間，無人為從故紙堆中剔別出之，豈非一大恨事耶」，³⁸ 故詞人能藉著此書存詞傳世。《絕妙好詞》實起因人存詞或因詞存人的作用，也體現南宋詞人的創作面貌。再有，厲鶚說明此次箋注《絕妙好詞》的特點，主要是輯錄作者的籍貫、詞的本事或佚事及詞家的評語，「不獨諸人里居出處，十得八九，而詞中之本事，詞外之佚事，以及名篇秀句，零珠碎金，攬拾無遺，俾讀者展卷時，恍然如聆其笑語而共其游歷也」，³⁹ 有助世人梳理內容，容易理解和接受選詞的精髓。卷七中的周密詞，除了有作者小傳外，某些入選作品後有箋注，如〈水龍吟·白荷〉後面介紹《樂府補題》五調五題、所屬書房及唱和者背景資料。從作者層面上看，這種做法豐富了作品的內容，也能勾勒作品的特色；從讀者層面上看，它方便讀者了解詞人與詞作的關係。查、厲的箋注考慮周全，二人以自己的知識重塑《絕妙好詞》的本質，發展出詠物詞選本自然的秩序。從作者與讀者的接受角度看，讓箋注成為作品的一部分，雙軌並行，使作品易於傳播，也廣為人所接受。另外，在編排上，在著名作者錄選作品後面，查、厲輯錄若干宋元人評論，保存詞論、酬唱與交遊等資料，不致文獻散佚。例如卷四中的吳文英，其輯錄陸輔之《詞旨》所錄吳文英詞的屬對與警句，展示詞中的精工字句，是一種煉字之法。其所錄吳詞的屬對是「霜杵敲寒，風鏡搖夢，盤絲繫腕，巧篆垂簷，落葉霞飄，敗窗風咽，風泊波驚，露零秋冷」。⁴⁰ 至於，其所錄吳詞的警句則較多，包括〈八聲甘州〉中的「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聲

35. 何焯〈《絕妙好詞》紀事〉，載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頁2。

36. 同上註。

37. 厲鶚〈《絕妙好詞箋》序〉，載厲鶚著，董兆熊注，陳九思標校：《樊榭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757。

38. 同上註。

39. 同上註。

40. 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頁64。

聲慢》中的「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西江月〉中的「玉奴最晚嫁東風，來結梨花幽夢」、〈西江月〉中的「綠陰青子老溪橋，羞見東鄰嬌小」、〈齊天樂〉中的「月落盃空無影」、〈倦尋芳〉中的「約舟移楊柳岸，有緣人映桃花見」及〈倦尋芳〉中的「漸老芙蓉，猶自帶霜看」。⁴¹ 又如：沈義父《樂府指迷》記述自己與吳文英一起酬唱並從中掌握作詞之法，「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⁴² 舉凡作詞要協律、顯雅、含蓄等，都是從吳文英處體會得來的。再如：周密〈玉漏遲·題吳夢窗詞集〉一詞，「老來懽意少，錦鯨仙去，紫簫聲杳，怕展金匳，依舊故人懷抱，猶想烏絲醉墨，驚俊語。香紅圍繞，閒自笑，與君共是承平年少，用窗短夢難憑，是幾調宮商，幾番吟嘯，淚眼東風，回首四橋煙草，載酒倦遊處，已換卻花閒（山虎）鳥，春恨悄，天涯暮雲殘照」。⁴³ 當時周密為吳文英詞集《霜花腴詞集》而寫，此詞錄於周密的《蕢洲漁笛譜》，重在懷念亡友，追思故國。及張炎〈聲聲慢·題夢窗自度曲霜花腴卷後〉一詞，「煙堤小舫，雨屋深燈，春衫慣染京塵，舞柳歌桃，心事暗惱東鄰，渾疑夜窗夢蝶，到如今，猶宿花深，待喚起甚，江籬搖落，化作秋聲，回首曲終人遠，黯銷魂，忍看朵朵芳雲，潤墨空題，惆悵醉魄難醒，獨憐水樓賦筆，有斜陽，還怕登臨，愁未了，聽殘鶯輾過柳陰」。⁴⁴ 此詞概述吳文英生前的遊覽足跡，以憶亡友及讚賞其詞。同時，也有徐楸（?-1839）補充《詞綜》所錄詞作的版本以茲對照。⁴⁵ 吳文英的〈古香慢·自度腔，夷則商犯無射宮，賦滄浪看桂〉，云：「怨娥墜柳，離佩搖蕩，霜訊南浦，謾憶橋扉倚竹，袖寒日暮。還同月中遊夢，飛過金風翠羽，把殘雲剩水萬頃，暗熏冷麝凄苦。漸浩渺，凌山高處，秋澹無光，殘照誰主，露粟侵肌，夜約羽林輕誤。翦碎惜秋心，更腸斷珠塵辭路，怕重陽，又催近滿城細雨」。⁴⁶ 此詞借詠滄浪園中的桂樹，深沉曲折表現詞人面對岌岌可危的宋室的哀痛。

查善長與查善和褒揚厲鶚傾盡畢生詞力箋注《絕妙好詞》，但未能來得及付印此書便已作古。查氏遂急於付刊以表揚厲鶚的心志。《絕妙好詞箋》可算是厲鶚的遺作。他將自己一生的詞學化為力量而箋注《絕妙好詞》，強而力地延續宋詞選本並將其經典化。他不是自覺地選擇宋賢，而是偶然為宋賢所選，以自己的才華把《絕妙好詞》轉化為自己的詞學力量，並將它成為浙西詞派的一部分，以引起文人的關注。在厲鶚看來，《絕妙好詞》的出現，一方面是從讀者的角度，說明其對後人的接受與意義，通過箋注為《絕妙好詞》注入新的生命力，逐步從讀者角度步向經典，是可再三重讀的作品；一方面是從歷史的角度帶出《絕妙好詞》對當前詞壇的影響與意義，以箋注方式延續南宋

41. 同上註。

42. 同上註。

43. 同上註，頁64-65。

44. 同上註，頁65。

45. 徐楸按：《詞綜》作「帶霜重看，鐵網珊瑚」。載朱彝尊、汪森編《詞綜》卷三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816。

46. 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頁64。

遺民選宋詞的審美取向，逐步從歷史角度步向經典，是不得不重提的作品；一方面是從傳承的角度帶出南宋詞選本是可持續發展的，具不可動搖的位置，是世人要重讀的經典作品，如當年的《樂府補題》一樣。及後，王昶（1724-1806）在〈《練川五家詞選》序〉中視《絕妙好詞》為浙西詞派的詞選本之一，藉此擴大版圖，由浙西伸延至浙東，「夫詞以南宋為盛，姜夔而下，工者如林。今所傳《絕妙好詞》、《樂府補題》，大都皆中興後之製作。而浙東西之同起一邑者，未嘗及三四焉」。⁴⁷ 從文學發展歷程上看，經典往往是少數當權的後人為了形成、發展、推翻或鞏固某些思想或風氣，策動羣體或成立流派從而改變文人的文學趣味。

綜觀上論，浙西詞派借助南宋詞選本《絕妙好詞》而將流派推上一層樓，更加鞏固其所倡導的雅正主張，前期有朱彝尊、汪森搜得《絕妙好詞》而補遺《詞綜》六卷，後期有查為仁、厲鶚箋注《絕妙好詞》，從此此書聲名大噪，浙西詞派之名幾乎與南宋諸名家劃上等號。從經典的角度看，《絕妙好詞箋》成為浙西詞派中期一種新的雅正話語，在描述與被描述雅詞選之間、在詞選本與它所預示詠物詞的發展空間及能指與所指的詞人全部關係被重新安排。另外，清詞人探討甚麼時候起雅正思想被系統化，從而成為新的話語並得以成為探討的對象，往往是由強勢詞人如厲鶚加以修正、誤讀和改造。正因如此，《絕妙好詞箋》成為一種詞學意識的雙重控制，一方面重新勾勒浙西詞派對《絕妙好詞》的理解和接受，從其特殊的詞選本位置、偶然大盛起來及意外地與流派具備相近的特質，浙西詞派重新演繹其刊刻的模式，通過引入查、厲的箋注來發揮強勢詞人的力量。在焦慮的原則下，查、厲以後來者的身分站在南宋名賢周密的肩膀上，將自己的詞學知識顯然地向周密及《絕妙好詞》展開，讓當前的詞壇以為詞學的發展脈絡好像轉回到南宋詞壇，而一眾當前的詞人則來到查、厲被周密的光輝所淹沒的學徒期，需要重新向浙西詞派學習，他們此後的詞可能要借助《絕妙好詞箋》來修正詠物詞技法。所謂影響的焦慮，是詩人中的強者為了拓展自己的想像空間而相互誤讀前一位詩人的詩，⁴⁸ 以此觀照浙西詞派重刻南宋詞選本的舉措，是指查、厲對《絕妙好詞》加以誤讀，努力探討有關美學原初性的歷史意義和當下的存在價值。一方面從當代詞人羣體描述宋代詞人羣體中，時人以集體現象創造新的聲勢，在描述雅詞選中遵從雅正的聲音，又在局限於一種重覆出現和被賦予新生命力的訊息，由此成為浙西詞派中期獨特的核心載體，並引起一連串文人唱和，清詞人作為後來詞人往往想填寫與南宋名賢一樣別具特色的詠物詞來。

五. 文人續編《絕妙好詞箋》

《絕妙好詞箋》重刻後，文人續編此書不絕於後，主要是認同此書為南宋詞選本中之上品，也肯定周密編輯宋詞選本的編選方針。一是續《絕妙好詞》箋注後繼者有之。

47.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第二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頁642。

48. 哈羅德·布魯姆著，徐文博譯〈緒論·對優先權之反思·術語說明〉，載《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頁5-16。

余集（1738-1823）續鈔箋此書，由姚焯甫注釋、瞿世瑛編次與汪之虞校錄，名為《絕妙好詞續鈔》二卷。余集大抵從周密的其他著作如《浩然齋雅談》（如魏子敬的〈生查子〉（愁盈鏡裡山）所附的詞話為：「劉興伯云：此詞題道塗壁上，甚工」）、⁴⁹《志雅堂雜鈔》（如陳參政的〈木蘭花慢·送陳石泉南還〉所附的資料為：「此詞載之《志雅堂雜鈔》，《詞綜》亦入選」）、⁵⁰《癸辛雜識》（如虬仙的〈鵲橋仙·七夕〉），也見於《齊東野語》，所附的資料為宋慶之寓居永嘉遇詔歲鄉士、宣和年間李師師與周邦彥豔事、何籀設宴清都有天遠、山遠、水遠、人遠之語等軼事）⁵¹等，過錄數闕詞並附以詞話以資說明，共續鈔三十七首。在〈余氏原序〉中，余集總結此書由南宋諸詞選善本之蘊雅，到厲鶚作箋疏之功勞，現仿倣厲鶚續補箋注此書所未載的詞闕，肯定南宋詞工整及詞律嚴密，繼續宣揚南宋詞選本。余集繼承朱、厲之志，藉此再次與《草堂詩餘》對舉並繼續排斥它。其云：

詞至南宋而工，詞律亦至南宋而密。此《絕妙好詞》之所以獨傳也，草窗編輯原本七卷，人不求備，詞不求多，而蘊藉雅飭，遠勝《草堂》、《花庵》諸刻。又經樊榭箋疏，使詞中本事，詞外逸聞，歷歷可見，誠善本也。向閱宋人說部，見有與集中可引證者，隨筆錄出，用補樊榭之闕，惜不能重刻以廣其傳。而草窗所錄詞，見於雜著者，多同時人所賦，為《絕妙好詞》之所未載，因別為一卷。而其人與事，有可備探摭者，亦倣樊榭之意，備錄於篇，雖無當著述，要亦草窗之志也。⁵²

余集特意將周密與厲鶚連結起來，將他們置入同一體系內，發揮倍增的效力，再次經典化《絕妙好詞》，就是直接抬高宋詞選本，借助強勢前賢的力量，為自己續鈔箋此書鋪路，進一步延伸南宋詞選本的傳播與接受，強調浙西詞派宗南宋詞的本質不變。及後，在余集的《絕妙好詞續鈔》基礎上，徐楸為續鈔增訂補錄十三首，由王金鎔與孫元濬校勘及任九思刊刻，以繼周密之志，如從《齊東野語》中補錄陸游〈釵頭鳳〉（紅酥手黃藤）、從《武林舊事》中鈔錄吳琚〈水龍吟·喜雪〉等當時的名作。徐楸也為此補錄作跋文，⁵³讚揚余集的續鈔能繼承周密之志，因此，他自己也會恪守這種雅正之遺志，「至若王邁、林外、甄龍友諸人之詞，句既零星，語涉諧謔，不復錄矣」，一一摒棄俗詞。

二是詞家高度評價《絕妙好詞》。有以「絕妙好詞」稱許他家詞作，如聶先讚美《香膽詞》謂「當以生平從未贈人『絕妙好辭』四字相贈」及「近來詞家，好尚不同，

49. 余集《絕妙好詞續鈔》，載周密輯，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20。

50. 同上註，頁20-21。

51. 同上註，頁30-33。

52. 余集〈余氏原序〉，載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頁4。

53. 徐楸《絕妙好詞續鈔·補錄·跋》，載周密編，查為仁、厲鶚箋：《絕妙好詞箋》，頁142。

取舍互異，要皆不得絕妙好詞耳」，⁵⁴「絕妙好詞」遂成為雅正話語的代名詞。樓儼高度評價《絕妙好詞》，「宋詞內惟《絕妙好詞》所收最高，《草堂詞》所收最下」，⁵⁵《絕妙好詞》遂成為雅正選本的先聲。因此，咸豐五年（1855），孫麟趾仿《絕妙好詞》體例編《絕妙近詞》，⁵⁶可見，《絕妙好詞》的體例仍是晚清編選家的仿效對象。對於查、厲箋注方面，評價則各異，王初桐評其箋注一般，認為「所注不見所長，此刻無關緊要」。⁵⁷孫麟趾讚揚因厲鶚箋《絕妙好詞》而為後學者廣開詞學之路，「《好詞》得樊榭箋之，尤足醒目。茲集欲傳世，不及詳注。方今詞學日盛，人才輩出，豈無樊榭其人者？是則此書之幸也夫」。⁵⁸譚獻（1832-1901）讚許箋注深得南宋詞清妙之旨趣，「讀絕妙好詞箋，南宋樂府，清詞妙句，略盡於此，高於唐人選唐詩矣。四水潛夫填詞名家，善別擇，非花間、草堂之繁猥」，⁵⁹再度經典化《絕妙好詞》。

綜觀所論，南宋遺民周密編選《絕妙好詞》在數百年後復盛，自有其自身的歷史價值和實踐意義，得浙西詞派前、中期領袖朱彝尊、汪森與厲鶚全力推動，成功地引起文壇的關注並掀起應和之風，可見浙西詞派直接借助南宋名賢的力量，善於依靠宋賢的特殊身分、詠物詞的內化作用與文人尚雅的風氣，控制詞學的發展方向，對詞選本的實踐控制和利用自身的知識對詞選本的控制，建構起一種雙重詞學的控制，使流派在清中期再度昌盛起來，由此進入全盛時期。 □

54. 聶先〈《百家詞鈔》詞話〉，載屈興國編：《詞話叢編二編》（第二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645。

55. 樓儼《洗硯齋集》卷二，載屈興國編：《詞話叢編二編》（第二冊），頁761。

56.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第三冊），頁1144。

57. 王初桐《小嫻嫻詞話》卷之二，載屈興國編：《詞話叢編二編》（第二冊），頁1054。

58.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第三冊），頁1144。

59. 譚獻《復堂詞話》，載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997。